程子之云又何疑耶。永嘉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爲隱。則小之爲義非奧赩之謂也謂之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緊居反爲去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去声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亦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

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牛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体便已洞然○方氏曰或問中舊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是指其實体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尙考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主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而言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就費視隱必自存心躍必着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如此朱子舊說之意就爲魚之人上言今說却就看魚爲魚之人上言謂就費視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如矣朱子謂只從這理收一收這个便在兩說皆精但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改從後說之實（去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孟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東嘉陳氏曰予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失（求音扶）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更自在又却都沒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語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音扶）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爲而必矣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爲可以躍淵而魚可以矣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

舉此而絶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呂氏曰此以上論中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與點之意。上下察以明道体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大哉。不用私意也游氏之說其不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去聲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並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輝光之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智力所及。此聖人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又曰鳶飛戾天。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猶有憾焉。○祁寒暑雨之變其機有不可能者。而人雖猶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夫道體之本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大哉。不用私意也游氏之說其

能察之 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音玄務音戊瞀音茂務二音迷惑而無所氐止音抵字上無點也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嗚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間本有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爲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或問十二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滿之也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又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

自脩之則具於此矣。或不得其讀。暗而以文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哉。又集此意主之。

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哉。又集此意主之。

立文曰大文孝絜矩一章相似。多說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士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畢之尊僕謙之於主。便有臣義之於。○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

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

違道不遠之意一。寺。莫侯反。器健反。車長二丈。一指食尹反。所以蔽身者。終不

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之爲患。怒其近鍾同。而所以爲忠

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知此

怒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

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久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

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

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

可名之妙。而脩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

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歸放上聲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程子說論語一貫章集註

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皆音佩下同而去之之謂。愚

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牴牾。則不察文義而強上聲爲之

說之過也。夫音扶下周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

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

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

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

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諸行事。不待勉而能

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

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

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

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

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声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程子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分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声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去声下正爲同言之而非正爲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察定也。張子曰所求乎君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克爲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爲博施然安得人人如此亦安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語不瑩。但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呂氏曰如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矣所謂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道也況執柯而求柯。終未見其只柯猶在執斧之柄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終己取之不必假借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惟是心也。其治衆人也。必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知責其所能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受人也以此以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不遠者其治己也。必求乎人人之所能盡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於瞽瞍底豫而後已。不足而已。有問有勉。則德有進有餘而不盡之則道難繼而不有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

推得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去声此也如此然後屬音燭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雖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怒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侯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怒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户牖反閉也闢此亦反開也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茂也則有似於怒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怒耳其曰不怒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怒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怒而有似於不怒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怒而實有不怒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怒而自絶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已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哉謝氏李程子曰天地之怒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怒曰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与天地為一故亦有意必固我則与天地不相似游氏曰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既曰忠恕將何以爲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游氏曰夫道一以貫

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

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知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亦予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離人與道為二矣猶之所以伐柯而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也譬喻之辭也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況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不為已甚也蓋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以為道非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則雖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為之方庶乎孚者可与入德矣侯氏曰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音洛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怨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侯氏曰為道如言顏子樂道同又曰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況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怨已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瀆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已之難克天下皆可怨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此評橫浦張氏子韶之說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孝至於不非人孝之至也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懇亮角反

實而有餘味也呂氏曰違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願不

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也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謟不攝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固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其所無事如子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不中反躬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己如君子之治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已

**倏暢而存亡得喪**去声**窮通好醜之說**

**游氏**說亦

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者也此非素其位而不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之在天下難亦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能在下位不援上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不求之於人者也在下位不賤之非約也此推正己而不求於人泰者也能之故下不尤人蓋君子為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已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

故窮通皆醜字者要當篤信而已 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說遇得爲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觀楊氏曰君子素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君子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說遇而得為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射有似乎君子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為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如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吾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此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益思所以說遇也則異於是矣

**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声**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音義去附同**著其說而指意乖剌**郎葛反**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儒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何物者無以對侯氏曰是不識吾儒之道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復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其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從容中道豈之言事行之謹是自得也可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也 **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亦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

已。則益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中庸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呂氏曰。不得爲人子。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君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在乎順親。順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故家道成。然後可以盡事親者。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雖聖人有不知不行焉。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或問鬼神之說。其說何自。

賢遍反

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語錄問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陽闔闢。上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于天。精氣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求諸陰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本騰上。豈下面盡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至神之著也。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豈下面盡。則煙只管騰上去。○又一條。釋昭明焄蒿悽愴已見章句。餘釋中庸鄭氏

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口語錄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又曰。明。猶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者。陰陽之靈。乃鬼神。魂魄者。氣之神。魂魄是也。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感。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言。所謂往來屈伸者耳。語錄問。祀先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反也）

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語錄問。祀先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胡誤

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

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言鬼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程子註○陳氏曰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也。而屬乎陽。氣魂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狀。人禀不過如此○徂是徂落之徂。升上落是鬼之降下。

【集說】禮記祭義篇之說語錄已及之。易大傳即繫辭也。或問所引已明此皆不重出○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其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又神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數無不通於一。故人有是心。則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

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以其往來者言之。亦各得其義焉。錯綜以言。即語錄神之

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之。如謝氏所謂陰陽一

滾已載章句下。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陰陽一

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集說】謝氏曰造化只是箇理。天地間無非此理。不可以一端盡。程子曰不可以一端盡。須是合兩端觀之。方盡得。

得講說不窮事。

【集說】尤氏曰諸說皆備。

推本言之。

【集說】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一句乃形容反原之意。張子但言反原。

【集說】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

他書亦有是說。

【集說】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

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張子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

【集說】謝氏曰游魂爲變。音辨辨其非。

而程子數言之。

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考也。

【集說】程子曰近取諸身。自理之。蓋伸往來只是此理。自然不息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不已。是皆具此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矣。自然生生不窮。如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已。是理也。盛則便有衰。衰則便有來。

【集說】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屈伸。鬼神之情狀。

微有反原之累耳。

【集說】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屈伸。鬼神之情狀。故其鬼神則不神矣。短死之故其鬼不神。致死之短死而致生之。又安知死之不若生之說。

【集說】謝氏曰人以爲神則神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何也。

所爲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

【集說】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

【集說】謝曰有。

曰明道先生。

【集說】明道曰待向你道無。

來你怎生信得。又曰橫渠說得來別。

【集說】橫渠曰游魂爲變。是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

【集說】不濟事。曰沈斌滯晦影響。

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

【集說】張子郡君化去葬。來附語。

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曰方與道士園基又自外來道士將一把基子令將去間之亢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甚至把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是此意思別二曰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混有廟以於羣與泱言之雖然如是以有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不可以為無亦不可以為有亦不可

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鵬突也謝曰不是鵬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目皆是自家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浮揚之說皆有不可曉者浮氏曰道無不在思神之德固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誠意之謂也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思也不可揜也故視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之不可揜也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也以其德言也○楊氏曰鬼神之德性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無物所謂体物而不可遺者尚何疑其知此鬼神矣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謂之鬼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

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思議之所及豈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故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謂之鬼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好音侯○

民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之為德體物而不可遺也○語録侯氏曰鬼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孝者心得之可也○語録侯氏且如中庸之為德不誠說中庸形而上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德不誠說中庸形而上者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語録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做主將物做實方看得出

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程子曰死天命是違天理也必

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豈得其報者是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雖人之所天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命○呂氏曰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于祿位名壽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培之厚者加雨露之養則其味必盛蔽拔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之古之君子既有宜民宜人之大功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德所以必受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後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者尤明白也

揚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

揚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未之生乘其地也雖躍然也豈足怪哉○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為聖人也而不得者理之常也不得其常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必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

至於顏跖

跖音隻與孟子蹠之蹠字通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他談反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楊氏曰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而不亡曰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哉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優焉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閒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

呂氏曰朞之喪達乎大夫者朞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朞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朞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朞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朞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朞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朞然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朞之餘殺異若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后亦爲三年也○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若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于太廟子姓兄弟亦必以昭穆別之群昭群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而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裸贊獻孰可以執籩豆至于執爵氏盥莫不辨其賢能之人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也故有事于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此降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王幣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也不裸則土幣尊於鬯也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裸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逮群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祭終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

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數

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称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称文考爲文王仍称其祖爲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德之以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事有未暇也礼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由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称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称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国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一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從蓋知和宮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循帝之則而反盜居名而眛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称之咎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

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議国而去顏天下皆莫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犢物之国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称王十年者妄說也秦誓称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称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遂全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道氏曰按眉山一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蘇氏也當考

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礼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焉能治国家哉○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体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礼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国家也何有

○曰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佋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余六反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

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德）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爲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太廟之西次室而謂之祧（音挑）凡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祖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向（趙惠甫按曰）二禮辨二尸云宗廟昭穆或問之於禮經矣但謂祫于太廟室中則昭穆各輩昭輩穆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設耳逸禮祫祭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向各列牖下殷以宣王考室之后稷東向先公不室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六豆簋九俎八簋六鉶及尸与主實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一敦酬之地蓋北堂二三倍之廣而二十獻又有二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改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祭太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与祫祭同文武以下若稷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而西面文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遷而東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以次亦遷而東當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獻又有二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改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祭太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与祫祭同文武以下若稷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而西面以次遷而東當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獻又有二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設恐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羣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昭羣穆毀廟之主祔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少牢饋食禮尸十二獻文五獻質七獻神七獻若曰十二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一則既酳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觶爲加爵之特加爵人加臨之實酬之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子姓兄弟

羣昭羣穆八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

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大合祭也）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通證）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爲王尸。王使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子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行音杭

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下同）以管蔡郕（音成）霍爲文之昭。邘（音于）晉（平聲）應（平聲）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通典曰。后稷至文武十五世。文王於廟爲穆。故



謂其子爲昭。管蔡郕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故爲昭。故謂其子爲穆。邘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一世昭而二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二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雖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毋陳而無所易（語錄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左一季之位。而不相踰。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迫而武王自當與祖偶。未可以遽進而武王居王季之處也）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祖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礼反）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祖之東也與。（羊諾反）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蓋祔（音附）而遷（音牲）

廟之道易檐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声之也穀梁文公二年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傳有一德二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高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德二云比世之廟可以觀德○二宗謂大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異要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音祖紺古暗反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祕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祕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祕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声亦皆且爲五廟而祕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祕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祕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祕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祕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始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音語亞圍如前迤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至此爲少不同耳

通攷

明堂位之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孫魯公伯禽有文德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室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故魯有伯禽文世室武世室故云武世室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按記禮者之言魯公之廟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伯禽玄孫魯公伯禽之玄孫咎赦號文公象文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

(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鞌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大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為世室誤矣)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
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
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
也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
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
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
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
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
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叔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洎東閣謝皆太宗所取之無可祧之理也)曰然則大夫
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去聲)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下同)其二然其

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
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
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
山節藻梲複(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
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斲(竹角反)礱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
楹(音盈)斲桷(音角椽方曰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趙氏曰山節謂欂櫨刻為山形即今之斗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梁上短柱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黝黑也堊白也地謂之黝墻謂之堊斲削也礱磨也○倉楹者蒼其柱也斲桷者磨其椽也)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
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
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
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
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

各爲一廟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道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平声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通攷趙惠甫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敬奉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曉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國立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爲礼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即用魏廟祭礼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礼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傅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礼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已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也遊之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於礼亦犯時也又以死者衣冠月也遊之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遂有朝原陵之失此事蓋生於原廟

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捨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慮之廢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室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義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朝音潮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鄙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識拳惠之節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隆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

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次及營表故不得書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敘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私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危（女一反正也）其事而嗇（音色正作嗇）其傳耶嗚呼惜哉（語錄神祖既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不幸未及營表而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文集佃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謂識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以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而張琥（音虎）之議庶幾近之（文集琥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通攷〕臨川吳徵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之王為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

廟東西之南二廟為禰為祖東西之中二廟為高為曾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為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王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毀与大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為太祖高曾祖禰為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當祫而無太祫皆祫者近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大祫者三昭三穆一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為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雖祖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高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又曰古者惟天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主祭則設席以依神而已伊川所制之礼大夫士皆有主皆得祭及高祖僭諸侯之祭也至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則僭天子郊禘之礼矣故朱子初亦依伊川礼宰二祭後覺其僭遂不復祭又曰後世無封建則與酌古今之宜三品以上得如古之諸侯祭及四世但既無封國則不當有主六品以上如大夫礼七品以上士礼八品九品如中上下士礼如此庶幾近之又曰朱子所謂二主者迫言繼禰之宗子載其考妣之精神常為神主祖依不別立祠叔之類也干祫及其高祖若干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大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廟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礼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

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理於奠所。若欲追改。亦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室。祝以所定之禮行之。○奉天賜奠曰。寸后七寸。高祖九寸。左傳注儀。大士無士。而宋儒列曰尺古有二。而制与絕異。恐失之。

問二十章浦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浦盧之為果蓏（蓏音果反果蓏瓜瓠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音忍反下同）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必蜃為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蓏矣。況此等瑣屑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通攷所定顧氏曰蒲盧水宣蒲蔵之類易生子以置郵傳命警德之流行也。夫子以蒲盧譬為政之敏德孟子說亦同。○潤按曰按顧氏之說去而我儕說必感於待化之義。而物弊氏之說去而我儕說必感於待化之義。而物弊有果蓏土蜂變化之說。而亦因之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道德有三。知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昧（音佛）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生知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明賦質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知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與橫同）憲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矯異此蓋勉強矯正之意）而行之者也。此則皆蔽駁（音剝）雜天理幾乎亡矣。而後能反之（通攷曰良能性同論蔵与演蔵）

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又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去声下文則知爲知非知明知語知並同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勇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田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扶音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是。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去声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全其性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眞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懾然以正其容。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然敬以一言。曰故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脩乎。

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声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使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圖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語問捐之。捐之對其略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觀。隱宮盛色。則賢者進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杜口。而文帝不行。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

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聲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斂不盡人之財。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責其善。不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出於其塗矣。語錄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留於其國者也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真氏曰繼絕如周武王立夏殷後。興滅如齊桓公封衛一也。其財貢。謂下貢上賜。謂上賜下。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奮方願反亦作奮

屏必郢反衛主室而無倍音佩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故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聲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加爵音蠲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毗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談反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左傳定公四年武

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閒去声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通鑑】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爲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親聽虔弄朝權輒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宇文化及弑逆世基亦見害○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擯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贈太尉揚州大都督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許規反所謂妬都故反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通鑑】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秦昭王號爲應侯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曰不然也

彼其所以至此正坐去声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顛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下同務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声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疑也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声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求逸人之爲

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耆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毗至反)長(上聲)遺(維季反)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施去聲)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食音嗣)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契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記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與橫)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又曰元經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游氏曰唯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故如此○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音臾)說(音悅)取容

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上聲）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盡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下如好同）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去聲下如惡同）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輔氏曰。始則大本之不立。終則中庸之極功。次）

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楊氏曰。反身而誠。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

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實而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實而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

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声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行去声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一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音扶下同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直忍反兆也而萬理兼該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昬暴



耳目四肢之好去声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悞去声支義反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声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清去声純屯反質渾然天理。徇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去声下去声同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柰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上去声下同則其爲善去惡之

心固已爲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懼居縣反)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泯彌盡反)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實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士毅按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推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爲善者固可爲惡者不可以言誠也)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雜果而疏無妙(妙彌沼反)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其通書解中程子(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誠者天之道。我無妄故誠。不欺是也)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力去做底)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後音同)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而斷(都玩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形諺反)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

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曾氷反後言積累音同)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而已語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後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則自勉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者也如問之審而知則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孰禦焉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反)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貫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淫閒邪說將自此入矣)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變化氣質之說見前章)○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爲

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道諸章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上天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字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自其內者得之自其外者謂之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孝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又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顧子好去声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被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程子曰君子之孝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孝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力行知所以事親以至事天所謂自誠而明也張子曰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于盡性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孝問理會以推達于天性也○程子曰踐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声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

於二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吳氏曰自誠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也自明誠謂教也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于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也天孝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于吾矣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由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无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録也（程子曰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爲僞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則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

語其分（扶問反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當栖栖乎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声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反）也

（程子曰自人而言之贊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

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其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踈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劄反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只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義盡有次序。既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悠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孳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孳。今言知命陶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氏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尤確克角反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六。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人不盡其分而爲亮。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人不盡其分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則天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弱。

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鮮矣。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舜之治。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逸。則毛。無不與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万人之性。一已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能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稟賦而成位乎其中矣。○揚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体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則能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稟賦而成位乎其中矣。○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其分內耳。○又曰萬物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已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

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通作悌）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語錄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人具全体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何得該徧聖人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必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程子之言大意如此（程子曰人自提孩聖人之質已或孝或弟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射吕錡中項伏弢斃命又以形爲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

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且如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成公十六年傳晉厲之黨黨乃諂之子厲音洌與養由基搏善射者）用力愈有衆善之意（程子曰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蹲甲而射之（蹲聚也）徹七札焉（七札鐵也徹穿也）如此何憂於戰（吕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一項伏弢斃命）

則亦若以爲已之所自見而無與（音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反）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徙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於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盖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已而人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体体象誠定則文飾著見（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則必將徙義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變則神無滯）

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此本意耳（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徑行也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著則明明則有以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曰致曲能有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著則明明則有以清明有躬故著則明明則內外洞徹

游氏說亦

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汗以爲清革景以爲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爲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以以明爲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吉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以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録。然亦不可不辨也

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著。著則輝光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者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性天下至誠爲能化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與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五心。動於五官。氣如有前知。蓍龜而著。龜告。察乎四体。四体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体。如傳所謂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又如孟子所謂睟面盎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者。威儀文則。以定命者也



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之問。物莫得以通其形矣。不既神矣乎

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便近一之論。蓋因異端之說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昧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不預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性造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性造前知。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然老人負柴果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篤同至其舍。語甚久。亦無大過人者。但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昧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又曰孝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然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又老莊之遺意也游氏曰道非有待而然也○楊氏曰誠自根也○楊氏曰誠自道猶自道無所待而然也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大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誠者不勉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去聲下徒玩反後並同）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借俗語也 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
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此
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大抵皆知誠之在
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
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
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 呂氏所論子貢子
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
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
入德之殊而已也 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爲智之事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體
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人之仁所以異也發明曰不厭不倦者
故以智爲体而仁爲用成已成物者進德之事子思子貢蓋主於言
而言故以仁爲体而智爲用也仁智之所以相爲体用者仁
即乾之元時之春也智即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
主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
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
蘊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爲体而仁之所以爲用也 楊氏說
物之終始言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

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
病也又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未安
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輕而後無之意
而又言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下音扶同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
也亦不親切矣夜四時之運
天行也誠則形一故有物不誠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故
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此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故
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脩進德則不可
惟誠之爲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
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
無息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
未能無息而不息者是
不違仁是也○楊氏曰無息者
誠之体也不息所以体誠也
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 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
天地之得一也一則

不已故覆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呂氏曰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聖人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　又以積天之充其良心以至於無窮意亦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者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呂氏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一撮土之多一勺水之量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

神明不測者積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与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然所以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尔也故曰獨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竭天地合德繼指曝土而求其載華嶽陳河海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語錄諸家多將此章倣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其言簡而盡矣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實有是理實有是事而無二致焉故方論其語之更端耳**楊氏曰積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爲覆載成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矣不誠則無物矣**至謂天之所以爲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而明也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

**日亦猶呂氏之失也**此君夫澤善而不能闔闢之若存若亡而欲**精粗各有攸當**去**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此而

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平声)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程子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又曰：道不必窮焉，皆是一貫。○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又曰：學者須於德，德性須尊之，道問學也，問得者行，得者德。尊德性，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又曰：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張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義，上言重，下言輕。故呂氏因之。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陷；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問學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不盡精微，則無以極其大，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非離形去智，則無以極高明。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幾於蕩而無執矣，故繼之以道中庸。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楊氏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盡精微，極高明而後能道中庸。○趙氏曰：張子言逐句為義，呂氏因之，游氏以逐句相承為說，楊氏以一節下一節為說，兼上讀其節義始備。

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游氏分別(反筆列)至功也。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其曰三百三千，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盡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人忘德，至誠而已矣。而以無方無體離(去声)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

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游氏曰性而道問孝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
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
擬夫（音扶）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
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
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擬道而反有所待
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說益甚矣（楊氏曰道之至也無礼以檢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
以体道而範圍之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礼不止礼非
苟非其人而惜於儀章器數之末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溫故知新
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一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孝而
約而處中也○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孝之事也敦厚以崇
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
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
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
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
下（去声）在治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
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
無二王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
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評（音平）性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
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

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圖改正朔謂夏正也周以建子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夏以建寅爲正雖皆爲朔商以建丑爲正朔漢律歷志十一月爲子正正月爲丑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始於寅正者歲之始故古者並以歲終對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圖改之一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爲正朔謂月之正也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始於寅正者歲之始故古者並以歲終對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圖改之一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爲正朔謂月之正也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始於寅正者歲之始故古者並以歲終對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圖改之一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爲正朔謂月之正也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始於寅正者歲之始故古者並以歲終對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同

半爲朔商以建丑爲正朔漢律歷志十一月爲子正正月爲丑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始於寅正者歲之始故古者並以歲終對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同

半爲朔商以建丑爲正朔漢律歷志十一月爲子正正月爲丑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始於寅正者歲之始故古者並以歲終對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同

半爲朔商以建丑爲正朔漢律歷志十一月爲子正正月爲丑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始於寅正者歲之始故古者並以歲終對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同

朔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周禮鄭註

正歲正月有反易之誤

若三代之異尚矣反賢遍反於書傳去聲下同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頒於冬官其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能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扤音倪結反陧不安也而陷於矮反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易知也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蓋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

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官府各掌其事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未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圖讖周禮地官大司徒之二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下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聲音聲瞽史諭之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聲音使

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強猶用周制至秦吞并後始用六爲紀而輿六尺是改車之軌焉始皇之文始不同

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官府各掌其事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未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圖讖周禮地官大司徒之二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下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聲音聲瞽史諭之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聲音使

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二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二重禮也即鄭註之說唯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見說

章句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字有食良反也德之本（呂氏曰上焉者謂上達之事下焉者謂小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無所據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卒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覇者事耶曰以王去声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覇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差也天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數事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守也則謂違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及平義反

故合而兼之近者習其行去声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謂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烏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得夏時時出記禮運篇末論語八佾篇禘自既灌章通鑑下）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声上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必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時出記禮運篇末論語八佾篇禘自既灌章通鑑下）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而逢掖亦也居宋而章甫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即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之名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

以迎日推筴(筴與策同)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觕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口點反)於是哉(史記黃帝本紀云迎日推筴註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頒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註內○周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資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故有別)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

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音燭)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於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地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音扶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

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詩意本謂顯如詩敬止爲語助辭大學則謂無不顯而安所止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尚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棄非敬也節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君臣父子皆敬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又曰毛猶有倫入毫釐終忽終不盡○又曰中庸言道只消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又曰中庸之論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至於無聲無臭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無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之道）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其理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倡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動而

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又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游氏曰。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爲一。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曾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焉。聲色存焉。至于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焉。

天。至矣。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

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呂氏曰）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故。（又曰。心之精微。至隱至密。其理明達。畢著若昭昭日月。）其知微之顯故。以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爲人敬信之（呂氏曰）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以貨色親長（上聲）達諸

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爲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子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

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

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

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說而不察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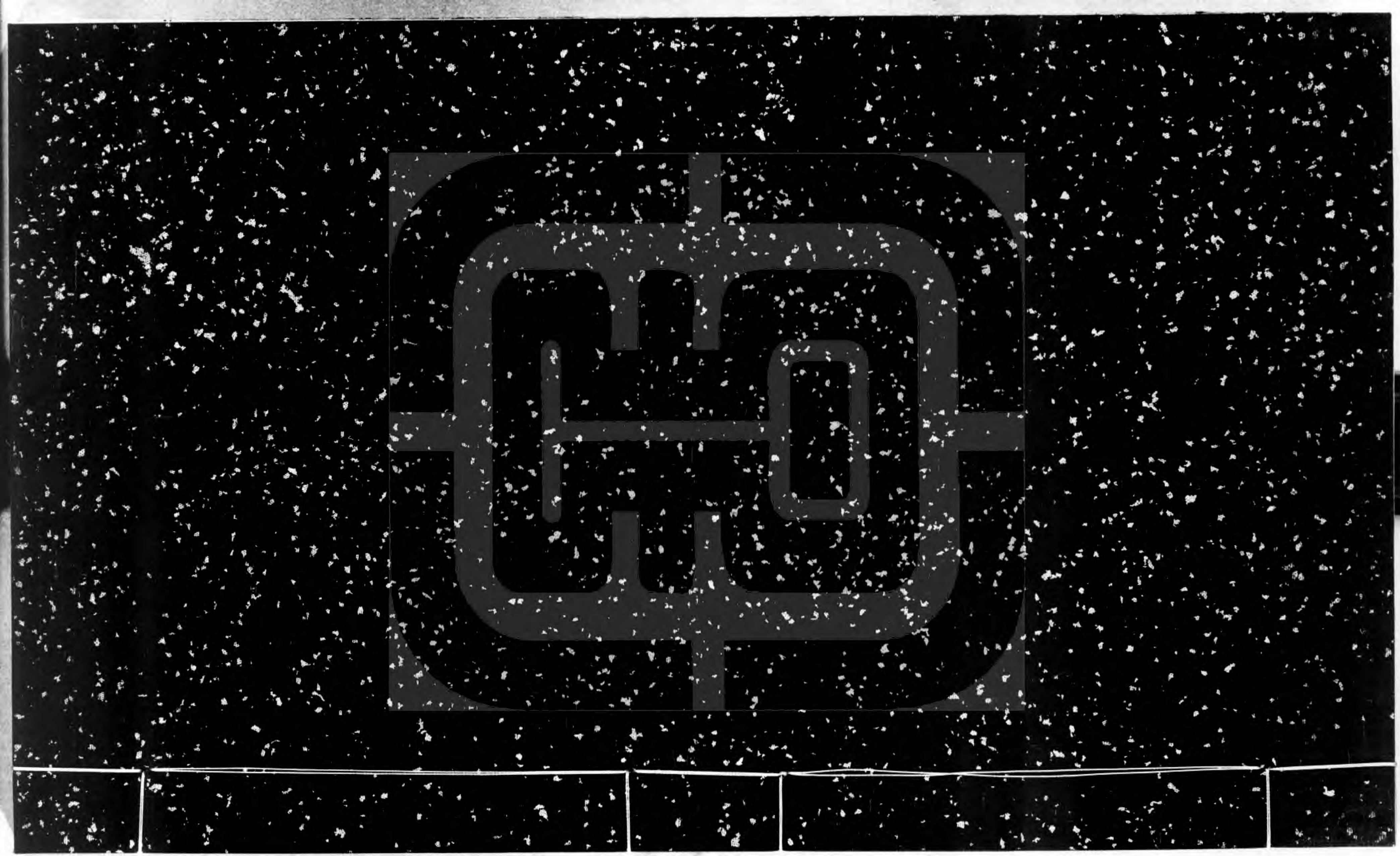
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

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

獨者。皆非儒者之言。（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曰不戒則離。人而立於獨矣。）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游氏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楊氏曰。游氏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其始未有害也。其卒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楊氏知風之自與

呂氏曰。世之不知。無君無父。而歸於禽獸。（游氏曰。兼愛。楊子爲我。其始未有害也。其卒之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爲和。其風之自故也。（游氏曰。兼愛。楊子爲我。其始未有害也。其卒之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爲清。柳下惠之不羞汙。以爲和。其風之自故也。）而

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呂說見上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至於無倫猶有德也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楊氏曰德猶如毛其至也化則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爲至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說多疎闊惟以此章爲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中庸朱子或問